

飯店之花

[印度尼西亞]烏·達·孫達尼著

張 演 譯



中國戲劇出版社

飯店之花

(独幕剧)

〔印度尼西亞〕烏·達·孫達尼著

張演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Utuy T. Sontani
BUNGA RUMAH MAKAN

根据 Utuy T. Sontani: Bunga Rumah Makan
(Perpustakaan Perguruan Kem. P. P. dan K.,
Djakarta, 1954) 译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143 字数:4,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张1 7/16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定价(7)0.15元

0.15
0.15

中文譯本序言

〈飯店之花〉寫于1947年。

在那些日子裡，革命風雲籠罩着印度尼西亞。人民正拿起武器，為捍衛1945年8月17日宣告的獨立而進行着英勇的鬥爭^①。

印度尼西亞人，他們是剛剛重新獲得了自由的人民。當他們取得了自由以後，他們還需要為發揚人的美德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具有這種品質的印度尼西亞人，表現在本書主人公伊斯甘達爾身上。他既不願向人們乞憐，也從來沒有灰心失望，他在他心愛的安妮身上找到了作為人的共同美德。

作為本書的作者，〈飯店之花〉能在中国被譯成中文出版，我感到十分高興。我特別高興的

① 印度尼西亞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的三年半期間，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獨立，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是，荷蘭殖民者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卷土重來，企圖恢復其殖民統治。當時印度尼西亞人民為了保衛祖國的獨立，又展開了抗荷的武裝鬥爭。
——編者。

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几世紀以來便一直生活在殖民主義者的黑暗統治下面，而這本書卻把重新獲得了自由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形象介紹給了中國人民。

我希望：通過本書的出版，中國人民不但將會進一步了解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獨立革命鬥爭，而且在被壓迫民族的復興歷史上，這種了解又將會進一步促進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烏·達·孫達尼 1958年5月於雅加達

人 物

安妮——“沙姆巴拉”飯店女招待員。

伊斯甘达尔——失业青年。

苏达尔馬——“沙姆巴拉”飯店老板。

卡尔那恩——青年，苏达尔馬的兒子。

烏斯曼——長老，苏达尔馬的朋友。

警察

苏赫尔曼——青年，上尉軍官。

魯卡姪——安妮的朋友。

女顧客

乞丐

机关青年職員二人

舞台布置得像一家飯店。有三套桌椅，一架酒櫥，一台放糕点用的玻璃櫃，一張放有電話的写字台，以及收音机和冷藏櫃。后門直通舞台里面，左边是大門。

第 一 場

卡尔那恩坐着，面向着写字台写字。伊斯甘达尔頭髮蓬松，蹣跚走入，向后門張望。

卡尔那恩 （停下）您有什么事嗎？

伊斯甘达尔 沒有！（下。）

卡尔那恩詫異地望着，隨後繼續写字。

第 二 場

卡尔那恩 （站起）安！安妮！

安妮 （从里面）是，先生！

卡尔那恩 穿好衣裳了嗎？

安妮 （从后門出来）早就好了，先生！

卡尔那恩 可是为什么老呆在里面呢？

安妮 我帮厨师做点事情。

卡尔那恩 嗯，你也参加做飯嗎？

安妮 不，先生，我只是帮忙煮水。与其沒有事情做，不如活动活动点兒，免得煩惱。

卡尔那恩 不过，我倒喜欢看你做飯，安！特别是这样一来，就更清楚地显出：你要成为家

庭主婦啦。

安妮（取下挂着的抹布）啊，先生，我只要一聽見“家庭”兩個字，就會發抖。我情願還做工作，就像現在一樣。（揩拭着收音機。）

卡爾那恩 你这个主張要保持到什麼時候，安？

安妮（背向着卡爾那恩，繼續揩拭收音機）我不是上帝，先生，不能決定時間。（望着卡爾那恩）我們把收音機開開吧，先生？

卡爾那恩 唔，這麼大清早，不會有什麼新奇的东西。（走近安妮）再說，與其听收音機，我更喜欢听你談談你的主張。安，比起管理家務，你是不是更喜欢做个招待員？

安妮（慢慢走開，躲開卡爾那恩）先生，我沒有說過比起管理家務來我更喜欢做个招待員。不過，我現在情願還做工作，沒想要建立家庭。

卡爾那恩 可是，安，當初我把你帶來這裡，並不是光想看你做个招待員。我想看你会成为真正的婦女。我所指的這個真正的婦女，就是說，一个善于管理家務的婦女。

安妮（低頭）先生，您把我帶來這兒的一番好意，我真是沒法形容心里的感激。可是當初我來這兒，並沒有非分的奢望，我只是想做个招待員，做个職員，就像一個穷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掙一口飯吃一樣。

卡爾那恩掉頭他顧，沉默。這時電話鈴响。

安妮望着電話机。

卡尔那恩 安，这是你的电话，一定是苏赫尔曼上尉打来的。

安妮 （走向写字台。但刚走两步，便又站住）也许
是您的吧，先生？

卡尔那恩 （瞅着安妮，不高兴地走向写字台，拿起
电话）对，这里是“沙姆巴拉”饭店……苏达
尔馬先生还没有回来……我是他的少爷……
对……（放下电话，沉思。）

安妮背向着卡尔那恩，揩拭玻璃櫃。

第 三 場

女顧客入，提着一只盛滿东西的大口袋。

安妮 哦，夫人，請进！（走近，撫摸口袋）刚从
商場回来嗎？哦，您还买了拖鞋？这种拖鞋
卖啥价錢，夫人？

女顧客 三盾。真貴啊，小姐。我只是因为需要
用，只好把它买回来。（从袋里取出拖鞋，交
給安妮。）

安妮 可是，夫人，这种拖鞋又耐用又好看。我
也願意出三盾錢买它。（交还拖鞋。）

女顧客 我只是因为年紀老了，才挑上这种样式
的。对于您的脚來說，應該挑选比这双更好
看的样式。刚才我看見那兒也有好看的，正

好配上像您这样漂亮的小姐。

安妮 （沉思片刻）嗯，您喝牛奶咖啡还是牛奶可可？

女顧客 我想买楊桃干。还有嗎？

安妮 哦，有，夫人。买几十个？

女顧客 二十个够了。再多些，錢不够啦！

安妮走向玻璃櫃取楊桃干。她一个一个地数着，随后用紙包好。这时卡尔那恩向大門走去。

安妮 去哪兒，先生？

卡尔那恩 有事，出去一会儿。（下。）

安妮 （把紙包遞給女顧客）只买这东西嗎，夫人？

女顧客 （付錢）对，就是这些。是不是一盾？

安妮 是，夫人！（收錢）謝謝。

女顧客 不用謝！

安妮 您回去了嗎，夫人？

女顧客 对，家里还有許多事情要做啊！（忽然注視着安妮，嘆气）唉，可惜我那个男孩子去世了。

安妮 为什么，夫人？

女顧客 要是他还活着的話……唉，要是他还活着的話，我真想娶您做他的媳妇！

安妮 啊！

女顧客 別提了，我走啦！（下。）

安妮 祝您在家工作順利，夫人！（送出大門口）。

第四場

安妮唱着歌，走进后門。这时乞丐跛着腿悄悄地进来。他东瞧西望，瞪着玻璃櫃，然后迈开正常的步伐，走近玻璃櫃，把一只玻璃罐的盖子打开，伸手正想抓糕点。

安妮（从后門出来）嗨！你想偷东西嗎？

乞丐迅速地把手縮回去，低着头。

安妮 你每次来，我几乎每次都給了你錢。可是眞想不到，你現在居然有胆子想来偷东西。

乞丐 饒恕我，小姐，饒了我吧！

安妮 唔，給人發現了，你就来求饒？

乞丐 要是我有錢的話，我是不会偷东西的。

安妮 扯謊！

乞丐 眞的，小姐，打从昨天起，我还没吃飯呐。

安妮 你願意不願意發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

乞丐 为了上帝，小姐，从今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只要是……

安妮 不，我再也不給你錢了。

乞丐（悲伤地）唉，小姐，可怜可怜我吧！

安妮 可是你刚才为什么想偷东西呢？

乞丐 不，小姐，我下回再也不偷了。我不是已經發过誓了么？眞的，我已經發过誓了。

安妮（从抽屜里取錢）要是你再偷东西，当心！

第五場

苏达尔馬 （夹着手提包入，瞧着乞丐）你在这里干什么？滾，滾出去！（向安妮）为什么讓他进来，安？

安妮 我想給他錢。

苏达尔馬 用不着。这种懶虫讓他死掉好了。他来只会弄髒这个地方。

安妮 （把錢扔給乞丐）給你，快走吧！

乞丐 謝謝，小姐。祝您長寿。

苏达尔馬 滾，滾出去，別再胡扯！快滾，下次不准你再来！

乞丐跛着腿下。

苏达尔馬 这种人要是下次再来的話，把他赶走，安。不要讓他弄髒了咱們的飯店。（柔和地）沒有人找我嗎？

安妮 有，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刚才 是卡尔那恩接的电话。

苏达尔馬 我这个少爷一向就是粗心大意。我刚才还在路上遇見他，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提。（拿起电话）九八三。

安妮揩拭椅子。

苏达尔馬 （向安妮）这桌子还不干淨，安。

安妮揩拭桌子。

苏达尔馬 （打电话）首长先生在嗎？……好，
好……（稍等片刻）啊哈，錢多了，就听不到您的声音啦，对么？……老兄，我是苏达尔馬……哈，哈，哈，对啦，对啦！……照常。暂时收兵，正是为了养精蓄銳，卷土重来……（笑）……但是，老兄，关于那件約好了的棉紗問題，如何？……是，是，棉紗……啊，是嗎？……好，好，愈快愈好……是，是，我过一会儿立刻就來。好，好！
（放下电话。向安妮）安，我去紡織局。倘使有人找我，不論是电话，或是來人，都要問他有什么事，然后你把它記下来。（欲走。）

安妮 是。

苏达尔馬 嗯，倘使烏斯曼回头來的話，叫他也去紡織局。你要留在这里，不好走开。

安妮 好。

苏达尔馬下。

第 六 場

安妮扭开了收音机，翻閱着杂志。

烏斯曼 （入）苏达尔馬先生在哪里，安？

安妮 （减低收音机的声音）刚去紡織局，大叔。

烏斯曼 嘿，他說在这兒等我呐。

安妮 他囑咐过我，請您也去紡織局。

烏斯曼 这种人只要一撒手，轉眼就找不着了。

安妮 您打从哪兒开始找他的？

烏斯曼 我們一塊兒从他家里出来。可是在半路上他就走掉了。他說要在这兒等我呐。安，你公公就是这种人！

安妮 （站起）我公公？

烏斯曼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未来的公公。

安妮 可是，大叔，你这是从哪兒来的想法？

烏斯曼 哪兒都不是，我只不过是按照情理和生活習慣說說罷了。如果按照情理來說，誰敢說你不配做卡尔那恩的太太？如果按照生活習慣來說，你不是跟卡尔那恩的关系非常密切嗎？

安妮 （关上收音机）可是，大叔……

烏斯曼 啊，听信老人話，胜打新年卦，你別反駁啦。不过，刚才苏达尔馬先生确实叫我也去嗎？

安妮 是。

烏斯曼 你是說，去紡織局嗎？

安妮 对。

烏斯曼 那么，我追他去吧。（下。）

第七場

安妮 （嘆氣，用右拳頭捶着左手，走向大門。到了門邊，站住，向門外眺望，又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向寫字台。但剛坐下，一會兒便又站了起來，若有所思。她迅速地望望電話，伸手想要拿起聽筒，但很快地又把手縮回來。她咬着咀唇，沉思。過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拿起電話聽筒）請接三三五九。

（稍等）第五營宿舍嗎？……請找蘇赫爾曼上尉先生接電話……走啦？……哦，不，不要緊。請告訴他：“沙姆巴拉”飯店安妮找他……是……謝謝。（放下電話。）

第八場

安妮伏在寫字台上，沉思。兩個年輕的機關職員入。

青年甲 早安！

安妮 早安。

青年甲 （向青年乙）你喝什麼？

青年乙 我們還喝？回頭上班不遲到嗎？

青年甲 啊，還早吶。（坐下）牛奶，好嗎？

青年乙 隨便吧。

青年甲 （向安妮）請給兩杯牛奶，小姐。

安妮走进后門。

青年乙 你說她討人欢喜。怎么見得呢？

青年甲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今天变得这样冷淡。昨天，她不是这个样子。

青年乙 看来，也許需要我們先动手。

青年甲 不过她这样冷淡，我可沒法子对付。

青年乙 她还小，怕羞呢。

青年甲 嘿，这么大的人还小嗎？

第 九 場

伊斯甘达尔入，望着青年甲和青年乙，隨即坐下。

安妮 （从后門出来，用托盘端着两杯牛奶。当她看見伊斯甘达尔时，便加快步伐走近青年）吃什么糕点，朋友？雞蛋糕还是夹層糕？

青年甲 哪一种更好吃？

安妮 （活潑地）当然价錢貴的更好吃。

青年甲 可是我这个人很古怪，偏偏不喜欢吃好的。

安妮 为什么呢？

青年乙 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小姐。他的不平凡就在于：只要小姐一認識了他，那么，他……

青年甲 对，回头我就打电話来，只要小姐告訴

我您的名子和这里的电话号码。

安妮 除非谈的确实是要紧的事情，我才愿意接电话。

青年乙 这正是小姐独特之处！（向青年甲）现在只等你问问这位小姐：她说的“要紧”是指什么。

伊斯甘达尔下。安妮注视着他。

青年甲 对，小姐，对您来说，要紧的究竟是什么。

安妮 唔，我不知道。（走进后门。）

青年乙 驯顺的鸽子啊！

青年甲 这正是使我高兴的事情。

青年乙 过一会儿你真的打电话来吗？

青年甲 啊，暂时不打，别着急。

青年乙 你还胆怯。

青年甲愉快地喝牛奶。

第十场

苏赫尔曼 （入）安！

青年甲、乙望着苏赫尔曼。

安妮 （从后门出来）哦，赫尔曼先生！（高兴地）刚才我打了电话到您宿舍。

苏赫尔曼 哦，是吗？

安妮 您的牛奶我早就准备好了，先生，我等得